

奈何岁月

胡达亨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57
4

奈何岁月

胡达亨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奈何岁月/胡达亨著. -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12

ISBN 7-02-002790-3

I. 奈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159 号

责任编辑:脚 印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39 千字 开本 2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2

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4.20 元

内容介绍

主人公在仕途上疲于奔波，几经沉浮，目睹九十年代中国官场之怪状；经济大潮阵阵拍岸，几多英雄弄潮之间，演绎出金钱与情感的人生悲喜剧；人生有几处驿站？有情需有缘，流水落花未必是遗憾。作品情节丰富，对现实生活多有思考。

等于

作者简介

胡达亨，四川人，当过工人，当过边防军人，现在四川省建委工作。曾搞过新闻报道，出版过十集电视剧《回心草》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）。《奈何岁月》为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,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,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:

“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,
那又何必为痛苦而伤心?
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,
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?”

——卡尔·马克思

情节属虚构杜撰之类，走笔于有意无意之间。

——作者

第一章

华光厂终于给陈亮分了套二室一厨的房子，时间为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，这可是他工作快二十年来时时期盼的。连日来妻子林倩利用补休时间，扎扎实实而又甜滋滋地累了好几天，将分到的房子收拾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因这阵子陈亮工作紧，只有下班后才来参加。他们总算住上了正式宿舍。

正值阳春三月，一个星期天，吃过中午饭，陈亮便在他的“新宫殿”里呼呼入睡了。但林倩没有睡意，她把该洗的东西堆了一大堆，然后开着“海洋”牌单缸洗衣机，边洗衣服边剥豌豆角，同时陷入了深深的遐想。一会儿想到两口子在华光机械厂干了这么些年，今天总算结束了那一家三口挤在一室的日子；一会儿又想应该添点什么家具，将两间屋子如何布置，她沉浸在美好憧憬中！她感到光是自己一个人享受还不够味，应该和丈夫共同来分享才有意思。她看了一下表，已经是下午三点，该叫他起床了，于是过去把他推了一推：

“快起来，你一倒下去就是几个小时，真贪睡！”

“嗯嗯！”陈亮动了一动，眼也没睁，含含糊糊地应了两声翻过身又呼呼睡去。

林倩又继续进行她的工作，屋子里洗衣机的嗡嗡声和陈亮的呼噜声汇成了一曲交响乐！不知怎么的，她今天感到这“音乐”比平时入耳。

隔了好一阵，她见陈亮没动静，便动起“大刑”来了。先将湿

手上的凉水往他脸上一洒，当陈亮一惊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，她一手扯着陈亮的耳朵，一手插在他背心部位往上一搬，陈亮“半自动”地顺势坐了起来。

他边揉眼睛边嘟哝：“见人家睡得香就眼红，可知这几天把人累好了。”

“就你知道累，我就是牛？”林倩笑着逗乐。

“你不知道，男人在这个时节特别感到疲倦。”

“噢？女人就不过春天么？”

陈亮这时拖声拖调地唱起来：

“三月桃花鲜，男人走路女人牵……”

林倩忍不住扑哧一笑，赶过去在陈亮的背上狠狠捶了几下：“女人牵！你就想女人牵……”

陈亮挨了几下，干脆赖着又躺下去，林倩又去继续她的工作，屋子里只有洗衣机的嗡嗡声。

陈亮这次倒下去没能再睡着，他今天的感受太丰富了，想得很远很多，过了一阵，思绪又转到了妻子林倩身上。此时他把妻子着实地欣赏了一番，林倩三十五岁，比陈亮小五岁，她的身段儿不短不长，同时又显得成熟丰满，穿着紫红色缀花毛衣，系着围裙，由于操作家事，一张平时粉嫩的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，在做家务事中，自然地变换着各种动作和姿势。陈亮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的妻子劳动时是那么的动人，充分表现出了女性诱人的美丽！陈亮内心感到特别的充实和幸福！

“你过来坐坐吧。”陈亮今天很是多情。

“你今天怎么了？快起来，晚上的嫩豌豆焖肉就由你做。”她边说边过来坐在床边。

陈亮拉着林倩的手说：“我今天看你特别漂亮！”

林倩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结婚这么些年了，还说这些，又不是谈

恋爱。”

是的，他们组成家庭已经十多年了。

陈亮今年刚满四十岁，六五年毕业的中专生，分配在厂中心试验室只工作了半年就应征参军了，十多年后转业回到原单位，至今仍在中心试验室工作；至于林倩呢，也是由于中专生按文件规定“可工可干”，在华光机械厂这样人才济济的企业里，加之没什么门路，至今仍在车间当一名工人。为此，她不时流露出不平。不过他们有一个和谐的家，日久天长，一切都习惯了。今天他们的宝贝女儿小娟和同学一起去春游还没回来。

陈亮的睡意已被完全驱走，也坐到桌边剥起豌豆角来。

这时，陈亮的领导——中心试验室主任谢芸提着一两条斤左右的草鱼进来。

“有位同志出差，从郊县带回两条鱼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？所以只有请你们帮忙解决困难了。”谢芸说。其实她是有意叫多买一条的。

说起谢芸，她不仅是陈亮的顶头上司，而且还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算得上是“毛根朋友”了。上学以后一直在一个班，陈亮比谢芸大两岁，在孩童时期大两岁似乎大了许多，当陈亮自制风筝时，谢芸坐在他对面用双手托着下巴，瞪眼望着；当风筝飞得老高老高时，谢芸跳着喊着，在那里瞎咋呼；夏天陈亮下河捉螃蟹，谢芸总是跟在后面提巴篓……。上中专以后两人又在一个班上。不知怎么的，两个小脑袋中不知不觉地长出了许多男女界限来了，不再像儿时那样一起野跑猴跳，特别是谢芸即使要说点什么也很雅致含蓄，在见解上无形中翻了个格，很多时候是陈亮听谢芸的了。中专毕业后都一起分在华光机械厂中心试验室工作，陈亮去参军的临别前，两人表白了爱慕之情，最后他们还用

亲吻留下了厚重的纪念！在那生活水平很低的年代里，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很不发达，能够亲吻一下确已是十分珍贵的了，一般算是爱慕双方定终身的最高表示。从此以后两人鸿雁传书，你来我往。不久，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陈亮没有收到谢芸的信，后来收到一封却是她提出解除关系的信，而且信写得很短，什么原因也没说，陈亮写了好多的信去追问都得不到答复。最后，陈亮家里来信告诉他，说谢芸到陈亮家去谈了原因，据说是因为谢芸的父亲写标语时，误写了一个字，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，接二连三地被批斗，精神和肉体都被残酷地“触及”了，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去。这一来谢芸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要和现役军人保持关系是不行的，为爱护陈亮才忍痛地割断了关系。为此陈亮痛苦了许久。

常言道，“天心人意两难测”。谢芸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死去确有其事，但这只是谢芸割断与陈亮关系的表面原因，其实这中间还有一段隐情，那可是陈亮很久以后才知道的。原来，陈亮参军走后，一位副科长年轻丧偶，对谢芸很有意，这人多才善辩，模样也好，在星期六，他经常约谢芸……不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那位副科长的父亲是高干，自然也经历了一场劫数。由于同病相怜的原因，他和谢芸很快就结了婚。几年以后陈亮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转业后又回到厂中心试验室工作。谢芸呢，真是不幸人偏偏遇上不幸的事！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她丈夫的父亲恢复了工作，这位高干子弟也不知不觉地变化了，以至发展到有外遇而使家庭解体。谢芸有一个小女儿，不久又得肺炎死去！她是一个坚强的人，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就考进了上海交大金相热处理系，毕业后分回了厂，由于她事业上有明显的成绩，没有几年就提升为中心试验室主任。但在个人问题上始终不遂心，对此同志们帮过几次忙，都因高不成低不就拖下来了。现在和陈亮一家人

的关系很好，小娟叫她谢芸姑妈。每当小娟亲热地叫她时，不由得使她想起自己死去的小女儿。

谢芸轻易不会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创伤，只有像陈亮这样熟悉她的人，才偶尔看得出她眉宇间的脉脉哀愁。

谢芸把鱼交给林倩后说：“这段时间实在抽不开身，不但没帮忙，还把陈亮也扯在那里，可把你累坏了！”谢芸歉意地说。

是的，这段时间他们厂组织攻关，生产一种指令性产品，谢芸是攻关小组成员，而中心试验室负责对金属材料的化学成份、金相组织、机械性能等的检测，这一来陈亮没能请假，只是下班后和星期天才帮着林倩收拾屋子。

林倩赶忙说：“我的好大姐，情况明摆着，轻重缓急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”

林倩转而问：“你们检测一种特殊钢吗？”

陈亮带着几分卖弄地说：“这是航天和国防上都很需要的一种高合金钢，既耐高温又耐腐蚀，不会生锈，比雅伊钛钢还要高级得多……”

林倩打断他的话：“什么雅伊钛，又在那里故弄玄虚！”

谢芸见此情景，脸上感染上了微笑，接着突然又在她脸上出现了瞬息的颦眉，但她很快又把这眉心的皱折展平了。

不久，小娟回来了，林倩好歹不放谢芸走，于是一起共进晚餐。

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分房的喜悦已慢慢地淡化下去。

尽管还是暮春，但近日天气反常，非常热，街上的人们穿长穿短，穿厚穿薄各式各样。

“陈亮！陈亮！”陈亮中学时的同学袁嘉来找他。真是人还未到声先到。

陈亮听是老同学的声音赶忙去开门。袁嘉打扮入时，粉红色的内衣隐隐地透过白色的连衣裙显现出来，加之她白嫩的肌肤，看起来很是光鲜。

“这么久也不来看看老同学，尊步太高贵了吧！你不来我来。”她边说边闪闪悠悠地闪进屋来。

陈亮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为官的都很忙，不便打扰，我这脚是走流沙的，你的脚是走朝廷的，才称得上高贵。”

“哟！什么时候学会了隐士腔调？”袁嘉的嘴也不弱。

林倩站在一旁微笑。

袁嘉比陈亮大一岁，但看上去和林倩差不多，这要归功于眼袋整复术和面部拉皱术了。袁嘉经此一整治，人就年轻漂亮了，至于受点皮肉之苦就算不得什么了。

陈亮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们的袁嘉真是驻颜有术啊！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！如果你再牵上一只进口哈巴狗，那就是一位十足的贵妇人了！”

“林倩！你还不来帮我打你那死鬼，你看他又在胡说八道了。”袁嘉一面追打陈亮，一面招呼林倩来参与“围歼”。

林倩嘴上帮着袁嘉喊“打！打！”但在行动上始终按兵不动。

袁嘉见此情景转骂林倩道：“死丫头，你怎么隔岸观火？表面穷咋呼，其实在护着他！”

“哎！要是当初我把陈亮抢到手，看你今天还护着谁？”袁嘉说话向来就有这么一股子火辣辣的劲。

袁嘉也是陈亮初中时的同学，出身干部家庭，人长得聪明漂亮。她原是一心要上大学的，谁知恰恰又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，不但大学上不成，而且她的家庭也是在劫难逃。父亲挂黑牌、含黄蟮游街、跪炭渣及拳打脚踢的事都尝到了。一九六九

年，那场运动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，陈亮从部队回来休假了，他看到谢芸、袁嘉这些同学的家庭变化这么突然，感到迷惑不解，同时又动了恻隐之心，总想帮她们点忙。当时谢芸的父亲已死，而谢芸又有意与他疏远，陈亮很难见着她，至于袁嘉的家他倒是去得勤的。在那个年代，“解放军”这块牌子还是很耀眼的，加之那时驻该市“支左”部队的一位领导人与陈亮家有点“竹根亲”。陈亮的帮助对于袁嘉的家庭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，但患难见真情，这对于袁嘉，还可以说得上是一种温暖！甚至在袁嘉心里曾憧憬过与陈亮组成家庭，这就是袁嘉说“要是当初把陈亮抢到手”的典故。

那场运动过后，袁嘉的父亲不但官复原职，而且还升为工业厅厅长，而今已到“烈士暮年”，还有半年就满六十岁了。至于袁嘉嘛，现在是省机电厅的副处长，在家庭里更是处于“权力中心”，丈夫周医生对她言听计从，有一个男孩在上初中。总之，她是春风得意啊！袁嘉的家庭很有君子之风，得恩必报，因此他们一直不把陈亮视为外人。

“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有一件事情。”袁嘉说，“陈亮，你想不想上朝廷？”

原来是这样，袁厅长主管的工业厅还有二三个编制未满，袁厅长一下想到了陈亮，除了前面说的关系外，陈亮本身就是一个用得着的人，所以叫袁嘉来找陈亮。

袁嘉说明了来意，这一来在陈亮和林倩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波浪，特别是林倩。

“怎不想呢？袁大姐，你是知道的，现今工厂里没奔头，有门路的早调走了，在工厂挣钱不容易。现在人们都说，要挣钱去经商，要有权去机关。”林倩第一个表了态。

陈亮接着说：“想是想去只是现今讲文凭，怕我一个中专生

坐不了大机关。”

袁嘉说：“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，说专业你有，而且还有文笔口才的长处，一定能够打开局面。我认为你是一块璞，只要一琢磨就会成为一块玉。”

“至于文凭吗，到机关后有机会去读一个成人大学。现今的大学都想搞点经济效益，难道他收了几千元还不让你毕业？”

袁嘉把主要意思表达了之后，便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没看昨晚电视上播的《三笑》吗？当秋香说唐伯虎错把磁龟当金龟时，唐伯虎是怎么唱的？”

接着袁嘉模仿戏文唱：“金龟本是磁龟改，涂上金粉便成才！”

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袁嘉又认真起来说道：“至于林倩，我们厅下面还有几个公司，到时想个办法，先把陈亮的事办了以后再说。”

袁嘉告辞时仍然是闪闪悠悠地闪出去，陈亮、林倩在后面送她。

“袁姐，拜托您了！”还是林倩的嘴甜，临别时她向袁嘉说。

自此以后，陈亮的家庭再没有以前平静了。两人经常为调动工作的事争吵。

“报纸上都说，‘开肚子的比不上剖黄鳝的，搞计算机的比不上算命的……’这能算是按劳取酬吗？”林倩还在唠叨：“……那些写报纸的只为他们自己说话，只知道他们比不上剖黄鳝的和算命的，可哪里知道，我们这些厂子里搞生产的还更不如他们呢！这又有谁给我们写报纸呢？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，我就要提这个意见……”

陈亮也感到这些社会现象不合理，但又总想为自己的自尊心找点理由，他的“君子固穷”的口头禅更使林倩大为光火，最

后是一个金刚怒目，一个罗汉低眉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要换个单位。”

陈亮叹了口气：“唉！你不知道，调动工作有多难！”

“怕难就别变人！人家袁姐不是在为我们操心吗？你也不去走走。”林情说完就没再吵了，一切也就平静下来。

第二天晚上陈亮便到袁嘉家里去登门拜访了，按了门铃以后出来的人正好是袁嘉。

“你是不请不到的人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袁嘉每次见到陈亮总是显得喜色，他们边说边进屋去。

“老同学，别再这么说了，常言道‘久坐令人贱，勤来亲也疏’，我怕打扰多了反而会生疏的。”陈亮说。

袁嘉笑着说：“看来你也并不是不可教化嘛，没隔几天舌头也变得软溜溜的了！”袁嘉在陈亮来前正在卧室起草文件，她确实很忙，有的事只得带回家来做。她把他带进卧室里，那是一间十六平米的屋子，装有壁灯、吸顶灯、拼木地板，一套入时的家具，带艺术品式的蚊帐和被子以及春兰色的窗帘，使整个屋子显得十分协调。

袁嘉今天显得特别端庄，陈亮想，这大概就是她在办公事时的官相吧。袁嘉说，她近日要赶写材料，所以周医生把儿子带到奶奶家住两天。陈亮心想：好家伙！庆幸没找上这样的老婆，你看她高兴时满面春风，不高兴时秋风黑脸，还要摆出个包黑子审案的尊容来，谁受得了？

这时袁嘉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关于你的事，一定误不了。啊！我爸说好久没见你了，想找你摆谈摆谈，等我这两天忙过以后再来约你。”

陈亮比较知趣，想问的话她已说明了，便起身告辞。

袁嘉这时柔美地一笑：“你是难得动步到我这里来的，本想

留你多坐一会，可是这文稿逼着我明天必须拿出去，今后你还是该多来走走。”袁嘉说的是真心话，她从来不讨厌陈亮，今天是不行已。

转眼夏至已过，天气也到了正该热的时候，陈亮的女儿小娟恰恰在临近期末考试时得了重感冒，孩子很乖，病稍好一点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。陈亮这几日也比较忙，今晚又加了班，下班后他赶紧往家走，忽然想起临出门时答应给女儿买西瓜，便绕道走到水果摊问道：

“西瓜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自选八角，包开九角。”摊主答。

“今年的西瓜涨得这么贵呀！”陈亮吓了一跳。

“同志呀！现今什么不涨？除了收废品不涨价外什么都涨。你没看这几天什么都在抢购吗？”

最后，陈亮还是自选了一个西瓜用去了大约七元钱。他抱着西瓜边走边看天空。月亮已高高升起，在它运行的前方纠缠着一大片网状的碎云，月亮就时而钻进时而钻出地行驶在这片碎云中。陈亮觉得心里也被什么给网住了。

陈亮回到家里很快冲了个澡，一家三口就啃起西瓜来。

林倩问：“这个瓜用了多少钱？”

“差点七元。”

“唉！这样下去真不得了！”林倩叹息着说。

“又来了！又来了！”陈亮怕惹来一场不愉快，赶忙阻止她。

为了避免又发生口角，陈亮起身走到窗前，他看见那月亮仍在网状的碎云里钻进钻出，尽力想摆脱周围的纠缠。

小娟在这场面里，时而看看妈妈，时而又看看站在窗前的爸爸。